

顾炎武《日知录》在日本汉学的影响

张京华

(湖南科技学院 濂溪研究所,湖南 永州 425199)

[摘要] 文章就顾炎武《日知录》一书对日本汉学的影响,从清代学术史、日本馆藏《日知录》版本、日本汉学家论顾炎武与《日知录》三个方面,作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 顾炎武;《日知录》;日本汉学

[中图分类号] K20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4)03-0067-05

一 顾炎武所笔指不多屈

有清乾嘉朴学的学风以梳理古文献为始基,本与汉代古文经学接近,民国以来因其与科学实证方法近似,备受推崇。然而论者指出,古文家虽然成果出众,却无当于经邦治国,有清之所以灭亡,正因今文经学之缺失。其说甚能发人深省。但清代其实是有今文一派的,清季今文家以康有为为首,影响尤烈。只是康梁诸人假借变法之名,而行革命之实,不仅没有起到挽救清廷的作用,反而更加加速了清朝的灭亡。由此而论,康氏所谓的今文经学应当判为“伪今文”,其学理与宗旨均有经不住推敲之处。光绪末年,甘鹏云曾痛斥今文家云:“近人据公羊家张三世之说,遍通于六经,实足误人。”又云:“刘宋诸家,阐之而痛深,龚戴之徒,推之而愈奥。近人拾其残唾,衍其余波,寔开犯上作乱之端,而为世道经籍之祸。流弊如此,岂公羊子所及料哉!”^{[1]卷一}甘氏虽直指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戴望诸人之名,而其深斥的“近人”正是康有为。

由此可知,清代古文家之弊短在于不能扶持政治,而今文家的问题在于它本是“伪今文”。有清三百年间今古文两派未能互补而折中,职此之故。

在清儒同衰共弊的这一背景之下,顾炎武作为“清学开山之祖”,始终不曾受到批评,其积极而持正的立场,值得学者总结探寻。

甘鹏云曾援引顾氏批评康有为之辈云:“亭林有言曰:‘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阙

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危乎微乎!人何苦持诡僻横恣之说,以坏风俗而贼人心乎!”^{[1]卷二}

无独有偶,日本汉学者赖襄在评鹭清代今古文家之弊时,也援引顾氏为据。其言曰:

“余尝谓自理学兴,士无肤浅之弊,然久而成窠臼,千言万语尽赴其中,宋元人概然。自考证之学兴,言有凭据,然儒者之业如稽帐簿,争较毫厘以取胜,明清人概然。……且宏富取之不竭者,唯景卢(洪迈)及沈括、王懋、顾炎武、王士禛等所笔,指不多屈焉。”^[2]

顾炎武之学的地位与贡献,正当作如是观。赖襄的评价,代表着日本汉学家对于顾炎武最持正、最成熟的认识。

二 日本馆藏《日知录》版本

日本所藏顾炎武著作,有多种重刻本,晚近则有多种影印本,但未见顾氏亲刻的符山堂八卷本和潘耒遂初堂三十二卷初刻本;有传抄摘抄本,但没有类似民国学者所发现的清代原抄本。其收藏总量丰富,而精品不多,侧面反映了日本汉学家对顾炎武研究的相关水准。

《日知录》一书荟萃顾炎武一生著作的精华,为清初学术名著,影响有清一代三百年之久,学术价值极高。其书在日本影响亦较大。据“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检索,“顾炎武”共计有1616项,《日知录》共计有326项^[3]。

[收稿日期] 2014-04-24

[基金项目]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鼎革之际的学术范式——顾炎武与日知录研究”资助(项目编号:12YJA770053)

[作者简介] 张京华(1962-),男,北京人,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教授。

日本有旧抄本《日知录》3种:《日知录残》一卷,钞本;《日知录抄》一卷,田边匡敕摘录,仙台藩儒田边氏钞本;《日知录抄》一卷,海保元备钞本。

另有《日知录》刻本2种:一为《日知录十三经考义》七卷,即《日知录》卷一至卷七,天保八年(道光十七年,1837)江户和泉屋庄次郎等刊本。1972年有《和刻本汉籍随笔集》第四集影印本。此书即朱彝尊《经义考》所载《顾氏炎武日知录说经七卷》。一为《日知录集释》三十二卷、《刊误》二卷、《续刊误》二卷,明治十七年(光绪十年,1884)东京乐善堂铜刻。又有“京都善成堂刊”《日知录集释》一种,可能是同一书。

日本所藏清刻本《日知录》三十二卷,约有11种:康熙三十四年经义斋刊本;覆康熙三十四年序吴江潘耒闽中校重刊本;康熙五十四年序刊本;乾隆元年刊本;乾隆三十四年据康熙三十四年序吴江潘氏遂初堂重刊本;乾隆五十八年刊本;覆乾隆六十年刊本;乾隆嘉庆间重刊本;道光元年刊本;同治八年广州述古堂番禺陈璞重刊本;光绪三十四年序刊本。

日本所藏清刻本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三十二卷,约有8种:

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西溪草庐刊本,附《刊误》二卷,道光十五年刊,附《续刊误》二卷,道光十八年刊;同治六年据道光中嘉定黄氏西溪草庐重刊本;同治十一年湖北崇文书局重刊本;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刊本;光绪三年重刊本;光绪二十一年景印本;光绪二十五年京都琉璃厂重刊本;民国元年鄂官书处重刊本。

日本所藏有关《日知录》的丛书及零种有10种:《皇清经解》卷十八、十九之《日知录》二卷;《风雨楼丛书》之《日知录之余》四卷;宣统二年元和邹福保重刊本《日知录之余》四卷;《青照堂丛书次编》之《日知录史评》一卷;《袖海楼杂著》内黄汝成《日知录刊误合刻》四卷,附《家传》一卷、《祭文》一卷、《墓志铭》一卷;俞樾《春在堂全书·曲园杂纂》内《日知录小笺》一卷;《小方壶斋丛书三集》内丁晏《日知录校正》一卷;《学术丛编》内李遇孙《日知录续补正》三卷;黄侃《日知录校记》一卷,民国二十二年国立中央大学出版组排印本,及民国二十五年弟子万载龙氏南京量守庐校刊本;潘承弼《日知录补校》一卷、《版本考略》一卷,民国二十六年排印本。

日本所藏影印本有4种: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之《日知录》三十二卷;《日知录集释(外七种)》之康熙九年东吴顾氏刊本《日知录》八卷;昭和三十六年(1961)京都狩野君山先生遗集刊行会及日本

中国友好协会京都府联合会用北京图书馆藏康熙九年自序刊本景印之《日知录》八卷;2000年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用河南省图书馆藏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抽毁余稿景印之《日知录残卷》。

此外,徐文珊《原抄本日知录》,附黄侃《日知录校记》一卷、张继《校记补》一卷,日本有民国六十四年台南唯一书业中心本,民国四十七年台中市河北同乡会本,民国五十九年台中明伦出版社本。

三 日本汉学家论顾炎武与《日知录》

日本汉学家论及顾炎武《日知录》及顾氏其他著述,所见有尾藤孝肇、中岛规、赖襄、斋藤正谦、安井衡、冈千仞、竹添进一郎、国分高胤、森槐南、内藤虎次郎、久保得二、铃木虎雄十二家。这些学者或征引、补充《日知录》条目,或模仿其札记体例,或称道、唱和其诗文,反映了日本汉学家对顾氏的谙熟程度,可见顾氏影响之普遍。其中赖襄指出顾炎武虽然“以考据为极大事业”,其实“志在经济”,不为门户之见,冈千仞指出清人“金石、说文二学”为古人所无,不能对清代国家盛衰起积极作用,可谓从域外的角度只眼看中国,对于重新认识有清一代的学术衍变史有着重要的价值。

尾藤孝肇(1745—1813,号二洲)《静寄轩集》^[4]附录卷三《静寄余笔》卷上云:“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谓之排行……”,同卷又举自称字例数条,出自《日知录》卷二十二。

同卷又曰:“春台斥非云天子诸侯言姓不言族不知是何据……后读顾宁人亭林集中有《原姓》一篇,其说殊为详明,今附于此。《原姓》云……。”

同书附录卷四《静寄余笔》卷下云:“《日知录》:‘今人谓石炭为墨。按《水经注》水井壺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书,又然之难尽,亦谓之石炭。是知石炭、石墨一物也,有精粗尔。’此间亦往往有石炭,土人用以煮物,盖亦与之同物。”

同书附录卷五《冬读书余》卷一云:“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则为长跪,首至手则为拜手,手至地则为拜,首至地则为稽首,此礼之等也。……《日知录》。”(按:“手至地则为拜”一句,潘耒遂初堂本《日知录》及黄氏《日知录集释》同,而“拜”字实为脱误。《原抄本日知录》作“手至地则为顿首”。)

中岛规(1779—1855,号棕隐)《棕隐轩集》^[5]三集卷上《(纪)士恭有和诗再赋伸谢犹用前韵五首》自注:“《品字笺》引顾炎武说云:‘凡古今字之可上下左右写者唯鹅字。’因余画此和诗,其鹅字四体,士恭诘其原,所以自释云。”

赖襄(1780—1832,号山阳)《赖山阳全书》^[6]之《文集·書後》卷上《书李鼎祚易解后》云:“顾亭林云:‘吾读注《易》诸家,未见踰《程传》、《朱义》者’,是无客气实话。如郝京山骂《本义》为浅易,好胜耳。”

同书《书日知录后》云:“顾宁人与归庄(恒轩)同学,少时已有‘归奇顾怪’之目,疑为迂僻士。然志在经济,既遭鼎革,不能有施,守母遗训,誓不仕二姓。其讲学特止考证者,不得已也。同时阎若璩、万斯同兄弟、黄宗羲、傅山、李(容)[颺]诸人之意,盖皆然。傅山尝答问学者曰:‘吾学庄列者,羞道仁义之事。’逃于庄列与逃于考证,其意一也。乃至毛奇龄以下一辈人,以考据为极大事业,又骂詈古人,以张己门户而已。奇龄虽生明末,未尝仕明者,不可谓失节。然宁人亦书生耳,趣舍迥然矣。若钱謙益则失节尤大彰著者,非毛之同年谈,然其好骂心术颇邪则同。宁人流寓,所至辄致千金,所谓有不为而有为者,岂迂僻士哉!如《日知录》,特其皮毛耳。”(按:“吾学庄列者,羞道仁义之事”二句,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原文作:“老夫学庄列者也,于此间诸仁义事,实羞道之。”)

同书《跋二十二史札记后》云:“清人考据,率欲骂詈宋人,以树己门户,故实益人者甚少。其实益者,顾宁人(亭林)《日知录》、朱竹垞《经义考》,及赵云崧《二十二史札记》之类,数部而已。盖经学既多为之者,故去寻一境界,是云崧不树门户之门户也。前此王鸣盛有《十七史商(确)[榘]》,钱大昕有《二十一史考异》,皆与赵书同体,而赵可资实用。虽此等书如勾核帐簿,不足快心洞目,视诸宋人《读史管见》之类,专为空论刻论者,则有间矣。”

其《山阳遗稿·新刊容斋随笔序》论顾炎武“所笔指不多屈”,已见上引。

斋藤正谦(1797—1865,号拙堂、铁研)《铁研斋诗存·凜泉余草》^[7]有《僧月性愤外夷猖狂慷慨论兵緇徒中有此差强人意赋此为赠》诗(又见斋藤正谦《拙堂纪行文诗》^[8]卷之五)云:“古今同一勤王志,月性前身是月空。”自注:“明嘉靖中,僧月空防寇,死之,见《日知录》。”

安井衡(1799—1876,号息轩)《读书余适》^[9]之《睡余漫稿·读书余适卷上》云:“案顾亭林恶明人姓名相配,谓轻薄所致,昉于南宋俳优,此诚然。然汉有虞舜,魏有唐尧。北宋江汉,字朝宗,买仆姓于,赐名海,遂为‘江汉朝宗于海’。皇朝则有春道列树、大江千里、小野篁之,属人之好奇,古今彼此不期而同,皆此类耳。”

冈千仞(1833—1914,号鹿门)《观光纪游》^[10]卷十《粤南日记》卷下云:昭和十八年,十六日(三十日):“寒如严冬,拥被终日。此地寒暖计日间差违或踰廿度,其不适健康可知也。樱泉来话。樱泉往年游学中土,其论弊风极为的切。曰:所贵于中土士大夫,重名教,尚礼让,志趣高雅,气象温和。农工力食者,忍劳苦,安菲素,汲汲营生,孜孜治产。非我邦所能及也。而士人讲经艺,耗百年有限之力,于白首无得之举业。及其一博科第,致身显贵,耽财贿,肥身家,喜得忧失,廉耻荡然,不复知家国之为何物。而名儒大家,负泰斗盛名者,日夜穿凿经疏,讲究谬异。金石、说文二学,宋明以前之所无。顾炎武、钱大昕诸家,以考证为学以来,竞出新意,务压宋明,纷乱拉杂,其为无用,百倍宋儒。其少有才气者,以诗文、书畫为钓名誉博货贿之具,玩物丧志,无补身心,风云月露,不益当世。此亦与晋时老庄相距几何!吏胥奴颜婢膝,奉迎为风,望门拜尘,欺己卖人,自为得计。商贾工匠,眼无一丁,妆貌衙价,滥造粗制,骗取人财。此犹可以人理论者。其最下者,狗盗鼠窃,不知刑宪为何物。立门乞怜,不知秽污为何事。其人轻躁扰杂,喧呼笑骂。此皆由风俗颓废,教化不行者。呜呼!政教扫地一至此极。而侮蔑外人,主张顽见,傲然以礼义大邦自居,欧米人之以未开国目之,抑亦有故也。”(小牧昌业(1843—1922,号樱泉,萨摩藩士、贵族院议员,明治初年留学清国。)

竹添进一郎(1842—1917,号井井)《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11]卷下《七十五叟齐学裘初稿》云:“自来言地輿者三家:酈氏《水经注》详于水道,顾景范氏《方輿纪要》详于形势,顾亭林氏《郡国利病书》详于治术。”

同书“诸家评鹭”载清人李鸿裔光绪丁丑记云:“承示尊著《栈云峡雨日记》,属为评鹭。展读一过,山川古迹,钓考源流,如数家珍,想见学富五车。酈氏之《水经注》、范氏之《方輿纪要》殆不是过,而其论古今得失,语语精当,亦几几乎与顾氏《郡国利病书》相上下。”

国分高胤(1857—1944,号青崖)《青崖诗存》^[12]卷十一《论诗五首》之五云:“明代诗风谁开源,四杰竞才鸾凤奔……枇杷晚节孰当得?大樽忠节亭林识。”

同书卷十四《席上又呈汪星使》云:“昌明音学顾炎武,寂寞玄文扬子云。”

同书附录《诗贵有根柢》云:“明顾亭林元不以诗文专家,其诗苍老浑厚,蔚然雄视一世。此何以然?岂非酝酿者厚溢而为辞者耶!”

同书卷十九《咏史三十六首·顾炎武》云：“亭林渊洽笔纵横，五典三坟考证精。早自易书探古韵，恨教沈陆杂新声。一周禹域风云气，六谒孝陵葵藿情。命世文章经国业，枇杷晚翠殿朱明。”

森槐南(1863—1911)《槐南集》^[13]卷四《送杨惺吾守敬还清国》云：“商彝周鼎细参错，经史苍雅相审详。顾(亭林)翁(覃溪)而后谁颉抗？好古直上韩苏堂。”

同书卷二十一《七月十一日同都门鸿儒硕彦邀飲清国吴挚甫先生(汝纶)于东台酒亭即赋长古一章呈政》云：“恍论支那真学问，魏源顾绛并君三。”

内藤虎次郎(1866—1934,号湖南)《湖南文存》^[14]卷六《宝左庵十二长物·清顾亭林金扇诗翰》云：“纵五寸三分，亭林先生自录其所作诗《周公测景台》、《卓大傅祠》、《先圣庙谒七十二弟子》三首示王山史者。涉览四部，考验制度，每值疑难，苦乏证左。往往购觅，迹近翫物，兼收无力，空劳物色。朋友讨论，复有馈遗，积累几案，杂然为堆。壬癸之际，连罹疾患，几死才生，剩斯鸠形。远近问慰，靡遑酬答，竟就生平储藏，选为十二长物，景印信片，以报嘉贶。木桃琼瑶，徒滋我愧。大正十二年六月，宝左庵主人记。”

同书《东山清风阁同诸友觞郑苏戡赋赠》云：“萧萧落木鸟声哀，潦倒邀朋且把杯。卷地吹岚遭坏劫，剔灯情话发寒灰。匹夫有责人相食(顾亭林语)，穷巷横经泪暗催。禹域神明岂无胃，此时谁是补天才。”

同书为冈崎焕卿所作《魏晋南北朝通史序》云：“参之藏经僧传，《弘明》、《广弘明》二集，乃至近代顾宁人、赵瓯北、章太炎，及此间并世师友之说，治览博稽，莫不折衷。”

同书《石涛画册跋》云：“明季清初，当世道人心一大变之会。其立言奇辟，如李卓吾辈姑无论已。其平正醇厚者，若黎洲、亭林、船山以下诸老宿，各皆标独见绝，不依傍前人。”

久保得二(1875—1934,号天随)《秋碧吟庐诗钞》^[15]丙签有《拟唐人五言八韵追和顾亭林》六首。六首与顾炎武《拟唐人五言八韵(六首)》同题。

其一《申包胥乞师》云：“子胥必覆楚，包胥必存楚。今日为仇敌，昨日相尔汝。掘墓鞭王尸，使我乱心绪。天定能胜人，谁容汝暴举。吴兵满郢都，山中难独处。七日立秦廷，恸哭不能语。迎彼五百乘，稷丘乃振旅。国危有此臣，绝胜百夫御。”

其二《高渐离击筑》云：“荆卿报太子，渐离报荆卿。闻道咸阳宫，秦王绕柱惊。秋风燕市飲，和君浩

歌声。白日易水别，钱君千里行。遗志今可继，何暇论死生。惜哉举筑时，两目矐不明。笑为刀下鬼，穷泉复寻盟。耿光照青史，与君甘盗名。”

其三《班定远投笔》云：“贫中看奇相，燕颌而虎头。投笔自慨叹，欲效博望侯。当初卅六众，一举服虏酋。艰苦三十年，勋业谁与侔。乃至条支境，岁时朝贡修。何图旋京后，胸胁病不瘳。一门皆才隼，有子足箕裘。将略憾无用，庙议少远谋。”

其四《诸葛丞相渡泸》云：“托孤任非轻，攘除存夙志。堂堂诸葛公，六师来卷地。渡泸入不毛，一击燹耆帅。孟获服天威，滇池始敷治。七纵而七禽，谁言类儿戏。后顾今绝忧，又见资储备。炎运期兴复，谁料皇天意。再出北伐师，不似南征易。”

其五《祖豫州闻鸡》云：“神州已陆沈，胡骑纷纵横。乃击渡江楫，誓欲复旧京。譙梁新拓地，雍丘进屯营。士卒同甘苦，粮仗有余赢。谁来居我上，感愤心难平。内讷机亦迫，思之涕泗倾。一朝赍志逝，大功终不成。当初闻鸡处，误道非恶声。”

其六《陶彭泽归里》云：“折腰五斗米，居常愧违己。口实固分明，完节谁相比。寄奴近专权，时事可知耳。我岂居其下，趋走甘颺使。在官仅八旬，弃之如敝屣。江上舟遥遥，浔阳归故里。田园乐天命，终生不复起。解事有文公，大书晋征士。”

铃木虎雄(1878—1963,号豹轩)《豹轩诗钞》^[16]卷十一《柬仓石学士(君在支那时游山西)》云：“三晋河山费访寻，云笈报到洛城阴。雁方归日游何壮，花已谢时思正深。拓字搜奇傅青主，载经考古顾亭林。西航恨我新秋迫，休怪稀疏海上音。”

[参考文献]

- [1] [清]甘鹏云.国学笔谈[M].民国己卯(1939)崇雅堂刻本.
- [2] [日]赖襄.新刊容斋随笔序[M]//山阳文诗遗稿.东京:五玉堂,天保十二年(1841)刻本.
- [3] 全国汉籍データベース協議会.全国汉籍データベース(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EB/OL].<http://www.kanji.zinbun.kyoto-u.ac.jp>.
- [4] [日]尾藤孝肇.静寄轩集[M].东京:古风轩,江户时代刻本.
- [5] [日]中岛规.棕隐轩集[M].东京:文政七年(1811)刻本.
- [6] [日]赖襄.赖山阳全书[M].广岛:赖山阳先生遗迹彰显会,昭和六年(1931)铅印本.
- [7] [日]斋藤正谦.铁研斋诗存[M].东京:汲古书院影印本,2001.
- [8] [日]斋藤正谦.拙堂纪行文诗[M].东京:益友社,明

- 治二十五年(1892)刻本.
- [9] [日]安井衡. 读书余适[M]. 安井氏藏版, 明治三十三年(1900)刻本.
- [10] [日]冈千仞. 观光纪游[M]. 石鼓亭藏版, 明治十九年(1886)刻本.
- [11] [日]竹添进一郎. 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M]. 奎文堂, 明治十二年(1879)刻本.
- [12] [日]国分高胤. 青厓诗存[M]. 东京: 明德出版社, 昭和五十年(1975)铅印本.
- [13] [日]森槐南. 槐南集[M]. 东京: 文会堂书店, 明治四十五年(1882)铅印本.
- [14] [日]内藤虎次郎. 湖南文存[M] // 内藤湖南全集: 第14册. 东京: 筑摩书房, 1976.
- [15] [日]久保得二. 秋碧吟庐诗钞[M]. 东京: 声教社, 大正六年(1917)铅印本.
- [16] [日]铃木虎雄. 豹轩诗钞[M]. 东京: 铃木先生还历纪念会, 昭和二十三年(1938)活字本.

The Influence of Gu Yanwu's Ri Zhi Lu on Japanese Sinology

ZHANG Jing-hua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4251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the book Ri Zhi Lu written by Gu Yanwu on Japanese Sinology, from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the version of Ri Zhi Lu collected in Japanese library and the discussion of Japanese Sinologists to Gu Yanwu and Ri Zhi Lu.

Key words: Gu Yanwu; Ri Zhi Lu; Japanese Sinology

司马迁并非下狱死

胡宁在《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0期撰文指出,关于司马迁的结局,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说是“有怨言,下狱死”,后世注家或信或疑。直到今天,依然有学者试图将此言坐实。然而,卫宏之言有明显的漏洞,难以凭信,在典籍中也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司马迁再度下狱而死的证据。“司马迁下狱死”的观点是没有依据、不能成立的。对于司马迁的晚年以及他的死,我们目前尚只能阙疑。《报任安书》中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就表明,支撑司马迁俯首受刑并继续活下去的唯一支柱,是一定要完成著作的信念。《史记》完成以后,司马迁的“生命”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即便还活着,也不过是心愿已了、唯欠一死的苟且度日罢了。他的伟大著作并没有在生前流传,在时人的眼中就算职位高也不过是个太监罢了,在士大夫眼中更是个不足挂齿的“刑余腐竖”,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也不会被认为有郑重记载下来的必要,典籍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也就不奇怪了。王国维说:“要之,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始终,当无大误也。”不失为合理而且谨慎的判断。